

盗墓小说

下盟
天书

5 XIANG XI GU SHU
湘西蛊术

摸金校尉

罗晓著

MO JIN XIAO WU REN

摸金一门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、切口、技术和规矩。摸金校尉开棺摸金，讲究轻手轻脚，不可损坏死者遗骸，最后必须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以安亡魂，这叫事不做绝。摸金一脉沿袭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年，极重传承，只有继承了正统摸金符的人，才能被称为摸金传人。

沈阳出版发行集团

沈阳出版社

摸金传人

罗晓著
MO JIN CHUAN REN

5
XIANG XI GU SHU
湘西蛊术

沈阳出版发行集团

① 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摸金传人.5/罗晓著.--沈阳:沈阳出版社,
2018.10

ISBN 978-7-5441-9764-9

I.①摸… II.①罗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20019号

出版发行:沈阳出版发行集团|沈阳出版社
(地址: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: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:河北鸿祥信彩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170mm×240mm

印 张:18

字 数:250千字

出版时间:2018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策划编辑:贺旭

责任编辑:张磊

封面设计:天下书装

责任校对:王冬梅

责任监印:杨旭

书 号:ISBN 978-7-5441-9764-9

定 价:40.00元

联系电话:024-24112447

E-mail: sy24112447@163.com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Contents

- 第一章 方 术 / 001
- 第二章 阴司道 / 016
- 第三章 探墓取镜 / 030
- 第四章 山 魃 / 045
- 第五章 毒 蛊 / 059
- 第六章 金蚕蛊母 / 073
- 第七章 阴兵过路 / 087
- 第八章 土扒子 / 104
- 第九章 铁索惊魂 / 117
- 第十章 巫王之墓 / 131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十一章 梁奇宝 / 145
- 第十二章 七宝现世 / 160
- 第十三章 玩得就是心跳 / 176
- 第十四章 翡翠王 / 192
- 第十五章 人为财死 / 206
- 第十六章 魔鬼城 / 221
- 第十七章 悬魂梯 / 235
- 第十八章 地下人间 / 249
- 第十九章 女儿香 / 263

第一章 方术

秋可仪拿着几张奇怪的照片找到朱笑东，照片照得是一本日记本，日记本上面居然是朱笑东的笔记，里面的内容事关他的亲朋好友。朱笑东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跟着秋可仪来到一座湘南小镇。

秋可仪的男朋友一个月前快递给她一本一百多年前的日记本，之后，她男朋友就失踪了。秋可仪把日记本存放在湘南小镇的研究所。在研究所里，日记本虽然做了隔绝空气的处理，但是仍然以极快的速度腐朽。这让朱笑东白跑了一趟。

虽然没见到日记本，但是朱笑东在这里认识了古怪的秦所长一家。秦所长精通方术，但一直对人爱答不理，直到朱笑东大方地给他的实验室捐了一百万经费，秦所长这才扯出笑脸，还热情地带着一行人回了家，盛情款待。

秋可仪请求朱笑东和秦所长帮忙，救她男朋友治平。可是治平失踪这事透着蹊跷，日记本作为唯一的线索也没有了，几人一筹莫展。

秋可仪不死心，仰起梨花带雨的脸，说：“秦所长，朱大哥，我知道治平他还活着，只是被困在某个地方。求求你们帮我把他救出来，我来世做牛做马，结草衔环报答你们。”说着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去。

秦所长摇着头，叹息一声，说：“唉，你这姑娘，真是太固执了，就算治平还活着，中国这么大，我们上哪儿找去啊。”

朱笑东有些感动，像这样为了爱人不顾一切的女孩子，朱笑东只见过两个，除了眼前的秋可仪，另一个就是自己的爱人杨薇。

朱笑东是重感情的人，见不得像秋可仪这样的女孩子落泪。想了一会儿，朱笑东扶起秋可仪，说：“放心吧，妹子，只要你男朋友治平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，带他回来见你。”

“朱大哥……”秋可仪哭得更厉害了。

秦所长看着窗外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光在这里哭有什么用，就不想听点别的？”

朱笑东看向秦所长：“秦老师，您知道些什么？”

秦所长回过头，看着朱笑东和秋可仪，一脸犹豫，最后还是说道：“坐吧，我慢慢跟你们说。”

坐回沙发，秦所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说：“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你们要是想听，我就讲给你们听……”

朱笑东和秋可仪连连点头，他们已经黔驴技穷，如果能在秦所长这里找到一点线索，可真是求之不得。

秦所长的老家在湘鄂边界，鄂西的大山里。秦所长全名叫秦羽，五六岁时，成天跟着瓦匠父亲在瓦窑边玩泥巴。秦瓦匠有一手烧瓦的手艺，从踩泥，到下坯，从装窑，到点火出窑，他一个人都能做。

那时，烧制瓦片的窑窟，规模和技术都比较落后，要烧一窑好瓦出来，靠的是劳力和手工。两三个人出一窑瓦，踩泥打柴，前前

后没半个月办不到。但是秦瓦匠干起活儿来很轻松，只要十天，一窑瓦就烧出来了，都是上好的瓦片。

秦瓦匠一个人能拿别人三倍的工钱，日子长了，同行就眼红了，向秦瓦匠讨教技艺。

秦瓦匠倾囊相授，不过真本领不是谁都能学得会的，同行们依着秦瓦匠教的，虽然质量和效率都提高了不少，但和秦瓦匠比起来，还是差很多。

于是，同行从眼红变成了嫉妒，认为秦瓦匠抢了他们的生意，所以起了歹心。

一天，秦瓦匠装好窑，点上火，趁着空闲，到水田里糊田埂。初春时节，为了让水田不漏水，必须把田埂上的野草铲掉，再糊上一遍。秦羽也跟了过去。

没糊一会儿，一个外地人顺着田埂走来，对秦瓦匠说：“老哥，有火没？借个火，抽个烟。”

秦瓦匠正在水田另一边，不过他还是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拿出火柴递给那人。

那人接过火柴，看着秦瓦匠说：“哎呀，我烟忘带了，能不能麻烦老哥借一支，让我解解馋。”

爱抽烟的人犯烟瘾确实不好受，可是秦瓦匠不抽烟，身上没有，只得说了。那人见秦瓦匠没烟，笑了笑便走了。

那人走后，秦瓦匠回去继续糊田埂，却怎么也糊不住了，一耙子泥糊在田埂上，前面糊，后面垮，眼看着田埂塌了一大截。

秦瓦匠无奈，只得坐到一边休息。田埂上到处都是湿的，没地方可坐，秦瓦匠便将钉耙挖进田埂，坐在钉耙把上。

没过多久，那个来讨火的外地人捂着胸口踉踉跄跄地回来了，嘴里喊着：“老哥，饶命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老哥饶我一回。”

秦瓦匠见那人回来讨饶，也没说什么，取了钉耙，自顾自去糊田埂去了。说来也怪，这时再糊田埂，不但糊得稳稳当当，先前那些垮掉的田埂，也毫不费力地修好了。

那人向秦瓦匠磕了个头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没过几天，正是瓦窑里的瓦成形上釉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。中年人见了在瓦窑边忙活的秦瓦匠，捡了块指头大的碎瓦片，“嗤”一声弹进瓦窑熊熊的烈火里。

秦瓦匠一见，脸色剧变，怒道：“你我素不相识，你干吗涮我这样的坛子？”

中年人呵呵一笑，答道：“我听我师弟说，你这人为人狠毒，动不动就下死手，要人性命。今天我倒要瞧瞧你的本事。”

秦瓦匠心中一动，知道前几天自己得罪了那个来讨烟抽的人，这是来找场子了。当下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师弟那件事，确实是我做得不对，我这里高烧三炷香，顶头过七步，向高人大师叩头请罪。”

说着，秦瓦匠折下三根遮盖瓦窑的麦秸，双手高举过头，跪在地上，一步一叩，用膝头连行七步。

按说，秦瓦匠这种做法，已经是道中人最高的自罚了。所谓“高烧三炷香”，在秦瓦匠师门来说，无异于取了供奉自家祖师面前的香火，去敬奉给别人，这本是师门无可容忍的事，人说“人争一口气，佛受一炷香”，把自家佛前的香火转供别人，这等同叛变，是背叛师门的重罪。

“顶头过七步”说的是“三刀六洞一颗头”，背叛师门，原本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重罪，犯了这样重罪的人，不单单会被逐出门墙，一但被师门的人逮住，那是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，三刀须得见着六个洞的酷刑。到最后一步，连脑袋都得割下来赔罪。

这样的惩罚，在秦瓦匠看来，足以抵前几天失手误伤中年人师

弟的过错了。

“哼哼……”那中年冷笑几声，说，“据我所知，你的师门早就消失了。你既无师门，也就没人来治你欺师灭祖的大罪了。你拿这事来糊弄我，哼哼……你当我是三岁小孩？”

秦瓦匠见自己宁愿背欺师灭祖的罪，身陷三刀六洞一颗头的劫，都不足以让这人消气，愣了一下，半晌才问道：“兄台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”

那中年男子也不含糊，一指在一边玩耍的秦羽，说：“我要他跟我走，应了，我拍屁股走人；不应，我们就见个真章。”

秦瓦匠实在忍无可忍，眼看窑里的瓦片即将成形上釉，实在耽误不得，当下从泥坯上扯下一团胶泥，在指头间捻了捻，吐了口气，把胶泥扔进熊熊烈火之中。

中年人笑了一声，俯身在地上捉起一只蚂蚁，右手中指弯曲，顶在拇指上，合成一环，食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微伸，状如佛家拈花指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喝声：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赦！”将那只蚂蚁弹进瓦窑。

秦瓦匠大喝：“无耻鼠辈，找打！”秦瓦匠拿起瓦窑棚上一件蓑衣，往身上一搭，转身就要钻进烈火中去。

那中年男子突然脸色煞白，如见鬼魅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声叫道：“不可……我认输。”

秦瓦匠忍着怒气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中年男子，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扔下蓑衣，大踏步钻进烈火之中。

那中年男子呆呆地望着秦瓦匠消失的背影，好久才惊魂未定地吐了口气。中年男子双手合十，两根食指微曲相抵，一根拇指指天，一根拇指指地，双手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弯曲成拳，念出咒语，低喝：“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，杀！”

瓦窑里突然传来一声痛呼，叫声响起，原本被秦瓦匠扔在地上的蓑衣突然着了火。

那中年男子吃了一惊，合身扑到那件蓑衣上，以自己的肉身压制蓑衣上的火。中年男子的皮肉被烧得吱吱作响，可那中年男子不躲不避，舍了老命也要把那蓑衣上的火扑灭。

这时，先前进了瓦窑的秦瓦匠，左手捉了一只半寸来长的火红蚂蚁钻了出来。此时秦瓦匠身上的衣衫被烧得破烂不堪，好多地方冒着青烟，脸上也被烟熏得乌漆麻黑的，只剩两个白眼仁是白色的，此时正愤怒地盯着在蓑衣上打滚的中年人。

秦瓦匠出来，蓑衣上的火渐渐熄灭，中年人也不再滚了。蓑衣被烧了大半，眼看是毁了，那中年人身上虽衣衫完好，但是他站起来后，稍微一动，身上的水泡就破了，不一会儿，血水就浸透了中年人的衣服。

中年人用怨毒的眼神盯着秦瓦匠，和秦瓦匠手里那只火红的半寸来长的蚂蚁。

秦瓦匠也看着那中年人，过了许久，秦瓦匠突然扬手，要将手里的红蚂蚁扔掉，但是那只红蚂蚁一扭头，咬住秦瓦匠的左手拇指。

中年人再结手印，左手手心向上，屈指拈花，右手拇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卷曲成环，食指、中指并指成剑，直指自己的眉心，嘴里疾声念咒，大喝：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闭！”

秦瓦匠猛甩蚂蚁，却怎么也甩不掉，忍痛用右手掐住蚂蚁的头部，冷然说道：“你是不是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，才肯善罢甘休？”

中年男子占了上风，冷冷地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前些天欺我师弟，今天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却用泥丸伤我，又用五内业火烧我，逼我入死地。如此狠毒，我怎会轻饶你！”

“你我素不相识，伤你师弟之事，我也已经诚心请罪了，你还要

逼我？就算我用五内业火烧你，也是你想把我烧死在窑里在先。我劝你一句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们就此各自罢手，恩怨过节都一笔带过，怎么样？”秦瓦匠忍痛说道。

中年男子占了上风，哪里肯依，冷笑着说：“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想要就此罢手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秦瓦匠已经痛得满头大汗，但是还是强忍着，问道：“除了我的亲人子女，其他的，你要什么？皆可拿去。”

“软骨头！”中年男子啐了一口，说，“你要是硬气，跟我死扛到底，说不定我敬重你是条汉子，就此放了你。可惜，你的骨头偏偏软了些，这就出口告饶。”中年男子明摆着不肯放过秦瓦匠。

秦瓦匠疼得膝头一软，跪在地上，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来这里的目的是说你为我师弟报仇，为你自己雪恨，那都是假的，你是想报复那次我没帮你，是不是？可惜，先前我没认出你来。”

中年男子一笑，说道：“难得你还记得这么清楚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就是来报复你的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”

秦瓦匠叹了口气，说了句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生死各安天命吧。”说着，抬起左手，一口咬向那只蚂蚁。

中年男子先前还颇为得意，此时见秦瓦匠张口咬那蚂蚁，大惊失色，指着秦瓦匠，声音嘶哑：“你……你敢用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中年男子的喉头咕咕作响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不到片刻，脸色死灰，定定地望着秦瓦匠，然后转身欲走。此时，中年人脚下像是拖了千斤重物一般，每走一步，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。

直到中年人走得无影无踪，秦瓦匠才缓缓站起来，将手里的半截蚂蚁丢进瓦窑里。半截蚂蚁一入瓦窑，竟然像一桶汽油泼到烈火上，霎时窑内烈焰冲天。

说到这里，秦所长叹了一口气。

秋可依被秦所长讲的这个诡异的故事惊得呆了半晌，吐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件事，就这么完了？”

朱笑东没说话，事情肯定不会就这么完了。

秦所长看了二人一眼，接着说起来。

那天之后，秦瓦匠大病了一场，倒在床上睡了好几天。所幸秦瓦匠的媳妇儿是个贤惠的女人，把秦瓦匠照顾得很好。秦瓦匠本来身体就不错，加上照顾得当，第四天就能下地干活了。

秦瓦匠下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瓦窑看了看，瓦窑里的火已经灭了，温度也降了下来，差不多可以出窑了。秦瓦匠拿起几片烧好的瓦片来看。

以往每到此时，都是秦瓦匠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候。方圆十里八乡，要修房子就得买瓦，哪口窑熄火出窑，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来抢购。

今天，秦瓦匠这口窑边，前来买瓦的人很多，但是却没多少人出钱，因为一向手艺精湛的秦瓦匠烧出了一窑怪瓦。

每一片瓦都奇形怪状的，而且瓦的中心有一个指头大小的红点，很怪异。人们把这种瓦叫“背心红”，是说以前枪决犯人时，对犯人的背心开枪，所以叫“背心红”。

这口窑出了这样的怪事，必定不吉，大家议论纷纷。

秦瓦匠拿着一片“背心红”，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出了这种事，秦瓦匠也不想解释什么，有些事情根本没办法解释。整窑的瓦算是废了。

秦瓦匠有些沮丧，想不到多年前的一次无奈，造成今日的境况。最后一刻，他又一次心存善念，放了那中年人一马，只毁了他的根基，但也结下了一个大仇人。

这次之后，秦瓦匠就再也不烧瓦了，而是跟着老婆带着儿子种起庄稼来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到了秋天，看着田里的庄稼都成熟了，秦瓦匠半年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

他们那里，多半是山地，水田零星分散，没办法用机械收割。所以，到了收庄稼的季节，几家人会联合起来一起收割。

秦瓦匠家收割庄稼的时间排在中间，照例有好几家人到家里帮忙，男女老少有二十来人，很是热闹。

这天轮到他家收庄稼，出事儿了。秦瓦匠的媳妇儿蒸了一大锅米饭，预备给干活的人吃，大约三十斤米。

秦瓦匠媳妇儿三点多就起床开始上灶蒸，米饭上锅以后，她转身去炒菜。几桌菜都炒好了，再去看饭，居然还是冷的。她以为是火候不够，秦瓦匠的媳妇儿又加了灶火，足足蒸了两个小时，烧干了两锅水。再看那锅里的饭，还是冷的。

眼看着帮忙的人就要来吃饭了，秦瓦匠的媳妇儿急得直跳脚，把这事跟秦瓦匠说了。

秦瓦匠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算了，别蒸了，再蒸也不会热，赶快和面蒸馒头吧。”又跟媳妇儿说，“你记住，今天蒸饭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，也不能拿出去给猪啊狗啊的吃，更不要给别人吃，就留着我们一家子自己吃……”

秦瓦匠的媳妇儿急得直跳脚，嘴里“嗯嗯啊啊”答应着，赶紧和面，准备蒸馒头待客。

和好面，切好，装进蒸屉，锅里得水开得正猛，正常的话，二十分钟就好了。

这时，刚好天亮，农村人起得早，加上又是秋收季，天刚亮就有人过来准备吃了下地干活。

第一个来的是隔壁三叔，这人当过兵，又正值盛年，最是不信邪的人。他跨进秦瓦匠家的大门就吆喝，要秦瓦匠媳妇儿赶快拿饭出来，吃饱了好下地抢收。

秦瓦匠媳妇儿忙前忙后，端菜摆酒，就是拿不出饭来。

帮忙的人陆陆续续来了，往桌子边一坐，等着上饭。

秦瓦匠见事已至此，只得一边陪着笑脸跟大家说好话，一边解释说，今天早上锅灶出了点问题，饭还没做好，只能再等等。

这几天是农忙时节，农村人都是半夜起来准备，为的是赶时间抢收，早早将地里的粮食抢回。按说锅灶有问题理当提前修好，从没听说有哪户人家，帮忙的人来了还没做熟饭的。

三叔当兵回来，稍微学了点泥瓦的手艺，秦瓦匠家的锅灶就是他亲自动手砌的。秦瓦匠说锅灶出了问题，三叔便不大高兴，趁着秦瓦匠去招呼别人，他不声不响钻进厨房，去查原因。

秦瓦匠的媳妇儿站在灶背后，手足无措。

三叔帮秦瓦匠砌的是农村最常见的三眼灶膛的土灶，中间锅里正上着蒸屉，整个厨房里热气腾腾。三叔先看灶门和灶膛子，干柴烈火，十分旺盛，烧得半锅开水“咕嘟嘟”翻腾不已，水汽弥漫得厨房都看不清人。

三叔拿刀劈了两块干柴，加进灶膛，干柴瞬间着火，冒出火苗。

这时，秦瓦匠走了进来，见三叔坐在灶门添柴加火，脸色暗了暗，叫了声：“三叔……”

三叔见是秦瓦匠，“啊”了一声，站了起来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瓦匠，你这灶没问题啊。”

“三叔，不好意思。”秦瓦匠苦涩地笑了笑，说，“是我家那口子睡过了头，起来晚了，火候没到，嘿嘿……今天早上……”

“这样啊！”三叔吐了口气，走出厨房。

农忙时节，一家一家排着队帮忙，天天都在地里干活，无论男女，干的都是体力活，时间又长，十天半月也不得休息，累得睡过了头，也不算稀奇。三叔笑了笑，知道不是自己打的灶出了问题，心也就落了下来。

这时，急不可耐的秦瓦匠媳妇儿又去揭蒸屉盖子，想要看看馒头熟了没有。蒸屉盖子刚打开，她就叫了一声，把蒸屉盖子扔出去老远。

秦瓦匠在一边，连看都没看是怎么回事，就低声呵斥他媳妇儿：“你叫个什么，不就是那么点破事儿么。”

三叔看得明白，秦瓦匠媳妇儿揭开蒸屉盖子时，原本一屉白花花的馒头，竟然变成了无数青蛙、蛤蟆、四脚蛇。那些东西瞬间蹦出了蒸屉，在灶台上、锅里、地上到处乱蹦乱爬。

锅上还没打开的几个蒸屉，也“砰砰”响着，好像里面也有青蛙、蛤蟆耐不住热气，要蹦出蒸屉。

秦瓦匠媳妇儿惊叫着，乱踢乱打。秦瓦匠一边呵斥，一边扑向灶台，三叔也吓得手忙脚乱。

慌乱中，三叔踩到一只青蛙，脚下一滑，手里的柴刀顿时飞了出去，刚巧落在扑到灶台的秦瓦匠的颈背上。柴刀锋利的刃口砍在秦瓦匠的后脑勺儿上，顿时，秦瓦匠的后脑勺就被砍出一条两三寸长的口子，鲜血喷了出来。柴刀砍了秦瓦匠之后，又“当啷”一声，掉进开水锅里。

三叔见自己闯了大祸，吓得慌了神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外面等着吃饭的，听见厨房里这么大动静，纷纷挤进厨房，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人们挤进厨房的瞬间，原本在地上乱蹦乱跳的青蛙、蛤蟆突然不动了，变成了满地满灶白花花的馒头。

秦瓦匠一手摠住蒸屉，一手捂着后脑勺，见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人，慌忙对大家解释：“火太大了，太猛了，蒸屉又太严实，水汽烫着我媳妇儿了，还把给大家蒸的馒头都弄洒了，怪她不小心。呃，马上开饭了，我这就端出来。”

幸好，厨房里蒸汽太浓，挤进厨房的人也看不清楚，信以为真，七嘴八舌地安慰了几句，回到桌子边等着开饭。

这顿饭，其他人吃得酒足饭饱，可秦瓦匠、他媳妇儿、三叔却一口也没吃。

三叔是既愧又惊，眼睁睁看着白面馒头一眨眼变成了青蛙、蛤蟆，从蒸屉里蹦出来，到处乱蹦。一眨眼，满地青蛙、蛤蟆又变成了白面馒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
秦瓦匠的媳妇儿是又惊又怕，还要照顾帮忙的客人，也没心思吃饭。

秦瓦匠的后脑勺儿被柴刀劈中，却像没事人一样，给来帮忙的客人端茶递烟，忙前忙后，一口饭也没吃上。

吃过饭，帮忙的人出门去干活，唯独三叔和秦瓦匠还在家。三叔没走，是想看看秦瓦匠的伤，还想问问那些馒头变青蛙的事。

见三叔问起，秦瓦匠脸上有一抹忧色，一脸苦笑，说自己的伤没事，馒头变青蛙是三叔看花了眼，然后委婉地请三叔赶快下地。

三叔满腹狐疑地走了，秦瓦匠再也支撑不住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一头倒在地上。正在收拾碗筷桌子的秦瓦匠媳妇儿，一张嘴又要叫，秦瓦匠无力地阻止了她。

秦瓦匠媳妇儿把秦瓦匠抱回床上，秦瓦匠才拉着他媳妇儿的手说：“我前段日子得罪了一个外地人，现在他师傅找上门来了，我的日子怕是不多了。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做个了断，你千万要记住，那蒸锅里的米饭，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外人吃。还有，以后把羽儿送给